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哲宗皇帝

用舊臣上

元豐八年二月庚申詔以登位賜致仕前宰相守太師潞國公文彥博前執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張方平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孫固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呂公著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資政殿學士知亳州蒲宗孟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禮襲衣金帶銀帛有差　辛酉初司馬光四任提舉崇福宮既滿不敢赴闕再乞西京留司御史臺或國子監未報會神宗崩光欲入臨又避嫌不敢已而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

韓維皆詣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光行光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爭擁光馬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内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疏云云見求直言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呂公著兼侍講公著時知揚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新録於此别書云先是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閤當以呂公著爲保傅至是呂公著侍經筵遵先帝意也

按神宗諭輔臣前已具書此不必重載今但存遵先帝意也一句新録自爲一書故不得不爾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知陳州秘書少監孫覺兼侍講奉議郎宗正寺丞劉次莊為殿中侍御史奉議郎眞定府路安撫司句當公事孫升為監察御史

按新舊錄孫升傳並云中丞劉摯引為監察御史此時摯未入臺黄履為中丞舊錄既誤新錄因之然則升必履所薦也當年三月十四日履坐舉次莊自龍學降天制四月八日又落職梁燾奏議可考

朝奉郎劉摯宣德郎張汝賢為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賢校理梁燾為工部郎中奉議郎黄庭堅為校書郎　詔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致仕文彥博不許辭免兩鎮節度使

六月十一日甲寅已載彥博許免兼永興節度今復有
此詔當考或是覃恩申命故也五月十二日許免
五月乙未詔新知陳州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過
闕令先入見　戊戌詔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蘇
軾復朝奉郎知登州　右監門衛將軍潁州安置王詵免
安置許在京居住　己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
兼侍讀呂公著乘傳赴闕　庚子承議郎程顥爲宗正寺
丞　甲辰河東節度使守太師致仕文彥博言乞免兩鎮
恩命或以霈恩之行止乞加臣食邑實封從之仍令學士
院降詔　丙午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呂公著提舉中太
一宮兼集禧觀事　戊午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

爲門下侍郎光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并請更張新法詳見變新法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賜手詔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竊要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奉命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呂大防爲翰林學士　六月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更易措置保甲保馬事又奏乞刋去求言詔七十五字於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經筵　戊寅奉議郎知定州安喜縣事王巖叟爲監察御史巖叟荀龍子也

癸未呂公著入見太皇太后遣中使賜食公著上奏曰

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坐朝夕須省庶於德威少助萬一　戊子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亮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者何先更無滅裂具

悉以聞　庚寅公著復上奏言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市易鹽茶之弊是日又上奏曰臣近具手奏乞陛下廣開言路登用正人此最爲當今急務臣尚慮陛下深居九重未能盡知人才輒敢冒陳愚見以助收采臣伏覩秘書少監孫覺方正有學識可以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直龍圖閣范純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使議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禮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劉摯資質端厚可充侍御史承議郎蘇轍新授察官王巖叟並有才器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臣誠見陛下有意更張而闕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輒有論薦更乞聖慈詳擇　司馬光又言昨嘗妄上言用人等事尋準

御前劄子所奏職位卑微如堪太任者今具姓名奏入陛下推心於臣俾擇多士無復疑問臣承命皇恐惟懼不稱豈敢阿私竊見吏部郎中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朝請郎傅堯俞清立安恬滯淹歲久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彊禦朝議郎唐淑問行已有耻難進易退秘書監正字范祖禹溫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熟知節操堅正雖不敢言遽當大任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其人或與臣有親或有過失臣竊慕古人內舉不避親不以一眚掩大德既蒙訪問不敢自避嫌疑致國家遺才自餘如新翰林學士呂大防兵部侍郎尚

書王存禮部侍郎李常秘書少監孫覺右司郎中胡宗愈户部郎中韓宗道工部郎中梁燾開封府推官趙君錫新監察御史王巖叟朝議大夫知澤州晏知止朝散大夫范純禮知登州蘇軾知歙州績溪縣蘇轍承議郎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爲衆所推者臣與之往還不熟不敢隱蔽伏望陛下察其愚衷各隨器能臨時任使然知人則哲自古所難況臣愚陋加以屏居歲久與士大夫全不相接豈能盡天下之賢才伏望聖慈更加採訪如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國之老臣可以倚信乞亦令各舉所知庶幾可以參考同異無所遺逸

此奏得之實録不著姓名其首云今月二十五日借妄

上言用人事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但光集獨無此亦無二十五日所言用人事當考

七月甲午朝奉大夫范純禮爲户部郎中　戊戌朝奉大夫守秘書少監兼侍讀孫覺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三品服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兼侍讀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甲辰資政殿學士韓維兼侍讀仍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事　丙辰寶文閣待制吳讀爲户部侍郎起居郎范百禄爲中書舍人右司郎中胡宗愈爲起居郎右司員外郎邢恕爲起居舍人吏部郎中劉摯爲秘書少監朝散大夫監衡州鹽倉劉攽知襄州　八月丁卯翰林學士兼侍講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朝奉郎吏部郎中

曾肇朝請郎禮部郎中林希兼著作郎職事官有兼職自
此始蓋兼職始自希此據林希傳當考　承議郎蘇轍爲
校書郎　己巳鎮江軍節度使知河南府韓絳加開封儀
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癸未禮部郎中林希爲
秘書少監　九月庚子工部郎中梁燾爲吏部郎中李周
爲職方郎中太常博士林旦爲考功員外郎　己酉朝奉
郎秘書少監劉摯爲侍御史　朝奉郎蘇軾爲禮部郎中
邢恕家傳云先是呂公著欲復引恕爲中書舍人然與
恕素厚衆所共知不欲專自已發蓀因時在門下乃責
公著所援進因召固至閤子中口令開端公著從而贊
之諸公無他言及劉摯云恕到河陽亦未久且除集撰

作帥如何諸公皆不答遂罷是時宣仁已有召恕之意公論亦以恕當還朝摯不能奪衆意故始欲以集撰塞之因其子懋過河陽即令告恕本末摯於恕初亦相親特以蔡確故乃見疏忌恕始爲起居舍人因諸公論先用摯聞之云和叔此舉鬼神也須服及三省初合蔡確第一筆除摯侍御史蘇軾禮部郎中問恕曰以此二人破題如何恕猶戲答確云所謂德動天鑒祥開日華也恕意取唐李程日五色賦破題如此遂冠多士古今傳誦耳蓋摯元祐初任言責確猶在相位與王巖叟排擊不已司馬光深不以爲然時傳堯俞爲秘書監温公即口令見摯止之云蔡非久自去何必如此形迹摯既已

奏疏即答堯俞云已做到這裏如何住得方確之為山陵使也公著及光已嘗為恕言欲假蔡以節旌處之北門或穎昌矣蔡初見力引光已而同在門下相得甚歡章惇則自任語快嘗以光為絶不曉事論事之際數以語侵光光亦不能平間語所親曰光若不是持正容可處也時京師知事者皆聞此語恕家傳因之也姑存之使後世有考

十月丁丑朝請郎知處州唐淑問為左司諫朝奉郎朱光庭為左正言校書郎蘇轍為右司諫范祖禹為右正言吳改為著作佐郎詳見官制諫官　朝散大夫傅堯俞為秘書監　承議郎集賢校理顧臨為朝奉郎吏部郎中　乙

卯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韓維爲資政殿學士仍依守尚書例給俸廩以維先帝宰臣也　正字范祖禹爲著作佐郎承議郎孔文仲爲校書郎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李察並遷一官再任　丁亥天章閣待制范純仁兼侍講朝議大夫趙瞻爲太常少卿開封府推官趙君錫爲司勲郎中承議郎呂大忠爲工部郎中　十一月辛卯權發遣京東路轉運使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　十二月辛未門下侍郎司馬光爲正議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爲金紫光祿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范純仁爲給事中純仁以司馬光親嫌辭不許　承議郎起居舍人邢恕朝請郎起居郎胡

宗愈並爲中書舍人　二十七日想罷　左司郎中滿中行爲起居郎蘇軾爲起居舍人中大夫太僕卿李之純直龍圖閣知滄州朝請郎呂陶爲司門郎中奉議郎孔武仲爲正字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詔閤門司馬光呂公著自今前後殿起居特令别作一班止兩拜　己酉司馬光始以疾謁告　丁巳司馬光呂公著既遷官有詔閤門光及公著正謝特令再拜不舞蹈恭謝景靈宮神御亦止再拜光尋以疾謁告是日復有詔放正謝及恭謝光皇恐不敢奉詔乞俟疾間入謝拜依減拜指揮光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

五月十三日光乃入對延和殿

二月甲申司馬光具表乞罷門下侍郎又劄子言臣以羸病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句日以來疾勢亦稍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室堂况於拜起固所未易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聽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或有此奏故别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

乙酉詔答不允仍遣入內供奉官陳衍宣諭光復言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嘗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不謂一旦嬰此沉痾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皮骨羸瘠氣力疲

之必不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
下寬仁赦臣不知廉耻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
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宫觀差遣一任使得自
安其分　閏二月庚寅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依
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方以疾再乞宫觀未
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令閤門就賜制書光又固辭乞
留制書閤門須疾損入對　辛卯司馬光言臣竊見文彦
博沈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
入相功効顯著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彦博今年八十一朝
廷不過得其數年之力耳願急用之臣但乞以門下侍郎
助彦博爲政庶亦時有小補若以己除臣左僕射難爲無

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彥博自代乞御批依臣所奏以臣表付學士院草麻施行不聽　壬辰三省言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恩已前命官諸色人被罪令年來進狀訴理據案已依格法慮其間有情可矜恕或事涉寃抑合從寛減者欲委官看詳聞奏詔御史中丞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看詳以聞　三月辛未管句看詳訴理所言看詳進狀訴理人若不立定期限切慮無以結絶欲乞應熙寧元年正月已後至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前命官諸色人被罪合行訴理並自降令來指揮日與限半年進狀先從有司依法定奪如內有不該雪除及事理有所未盡者送本所詳定從之　壬申先是太皇太后遣句當內東門司

梁惟簡賜文彦博手詔曰予宮中閱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章奏見卿議論切於治要至誠憂國忠義可見深用嘉歎卿平時所蘊如此況當茲國難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機政斯適年矣如近者黜陟臣寮因革庶政公議可乎夏國未附禦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亟當論薦用副東求所訪事可條具聞奏切待至言以補闕失

是日文彦博具奏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降手詔詢訪臣仰被訓旨俯集兢畏敢不勉竭愚忠粗裨虛佇夫治體之大在乎任賢納諫近者所用輔相所擢臺諫皆久積時望大協輿情必能弼直獻納上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罷去市易減損青苗免納復錢寬保甲按閲之類遂農民

耕種之業市井畎畝之人歡呼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在老臣條陳而後詳然上之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久行而罷者本非朝廷所圖皆是近年以來臣寮急進僥倖成風率務妄起事端自求總領粗有微効則過求恩賞事若有害曾無責罰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為今之要當革此弊又謂臣之所堪大任者熟聞士論謂樞密直學士劉庠端正有守雖已在近職久從外補臣向在樞密庠在太原邊事民政鎮靜不擾光祿大夫前吏部侍郎孫頌性行惇和學問該博於本朝故事多所詳記若備顧問議論當有裨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堅正向在樞密院檢詳及中書檢正頗得朝叅

若並召還左右宜有所補　乙亥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
御呂陶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方
欲進用又曰近除胡宗愈蘇轍如何摯等對甚合公議又
曰蓋自此中自除蘇轍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又曰
每執政來常說與凡差除須是公正外人自無言語又曰
卿等公正不畏權勢但安心言事此中必主更張有事但
來言　己卯朝議大夫孔宗翰爲鴻臚卿度支郎中劉奉
世爲左司郎中左司郎中兼著作郎林希爲起居舍人修
實録檢討官　四月己丑中書侍郎韓縝知穎昌府命入
內押班梁從吉齎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彥博曰卿薦更二
府弼亮三朝名聞四裔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形宜

疾其驅副我虛佇詔書到日卿可肩輿赴闕并男貽慶居中隨侍令河南府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彥博爲侍中行左僕射事而已佐之不聽及將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曰前者所奏文彥博爲相令韓縝乞罷欲如卿前奏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與卿協力贊治光奏彥博勲德爵齒遠在臣前今恩制已除臣左僕射若以彥博行尚書左僕射臣守右僕射則事體俱正仍乞差近上內臣一員往京西宣彥博赴闕翌日太皇太后又批付光曰卿憂國遠慮不爲身謀其亦可知令若一旦使彥博居卿之上於予所以待卿之意深未允當卿更思之光又奏曰竊惟彥博光輔四朝勲德著

明官爲太師年八十一臣爲京官時彦博已爲宰相比彦博乃是後進臣昨日所奏蓋爲國體非臣飾小廉竊虛名惟陛下幸聽太皇太后卒不聽及韓縝罷即遣中使召彦博蓋用光奏也　癸巳詔已降指揮守太師致仕文彦博赴闕獨班起居減拜令閤門取旨興國寺戒壇院安下班迎朝見日就興國寺戒壇院賜御筵宰臣執政官赴肩輿至下馬處子弟一人扶掖出入儀制依見任宰相　乙未朝奉郎左司員外郎高遵惠爲直龍圖閣大理少卿吏部郎中梁燾爲太常少卿吏部郎中顧臨爲秘書少監太僕少卿韓宗道爲右司郎中司勳郎中趙君錫爲左司郎中

甲辰詔守太師文彦博到闕朝見亦令四拜起居所有

謝衣物等禮並特免拜　乙巳詔宰臣司馬光特賜告治疾給俸如故　右正言王覿奏伏覩召文彥博外議皆謂虛右相之位將以中書長官處之臣竊不以為然若更煩以機務則不惟禮意之薄而已致政事微窒裁決小差而同列者順從則將誤朝廷紛辨則有傷國體言責者緘默則廢大臣盡忠之義彈劾則違陛下貴老之心伏望採前世故事使文彥博以太師任職數日赴講筵訪以經術朔望一對便殿問以大政　守太師文彥博乞免班迎從之

辛亥河東節度司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潞國公文彥博入對命其子承議郎權發遣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　乙卯先是太皇太后

遣中使陳衍齎御劄就賜司馬光范純仁奏乞以文彥博爲師臣備顧問可以尊朝廷服四裔朱光庭劄子乞尊禮爲帝師勿勞以宰相執事所有朱光庭劄子三道付卿看詳可親書條具聞奏者光言臣蒙恩擢爲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歷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彥博爲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爲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矣　五月丁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呂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自蔡確章惇罷司馬光已臥疾及韓縝去位公著常攝宰相事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爲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詣都堂遂爲故事　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潞國公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又詔賜文彥博曰朕紹承皇緒臨御寶圖涉道未明罔知攸濟乃睠元老弼亮三朝功被生民名重當世天賜眉壽既艾而昌宜遷師臣輔我大政已降制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可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政其

餘公事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俸賜依宰臣例　戊午
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講韓維守門下侍郎　正
字李德芻司馬康孔武仲並為校書郎　詔尚書左僕射
司馬光所患已安惟是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
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
或門下尚書省治事光言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如故但
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
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
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擬倫臣於病中除左
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許就賜以告身臣亦
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

伏望聖慈俟臣步履稍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庶於微軀差得自安　辛酉司馬光言臣今月二日閤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覩中書省錄黃奉聖旨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時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何人乃與為比臣決不敢受乞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

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來聖旨擡許乘轎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令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擡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並依前降指揮　壬戌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令赴大朝會慶賀其筵宴臨時有司取旨國忌六參行香奉慰宣德音麻制從駕並免　戊辰左僕射司馬光初入對於延和殿子奉議郎正字康扶持賜康緋章服　壬申司馬光

言近臣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執事撿會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今緣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往諸位商量其諸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一一關決所貴議論詳盡事無留滯從之　辛巳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及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臣之上　八月丁酉司馬光以疾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能入朝矣　九月丙辰朔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為政踰年而

疾居其半每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生死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章上之皆手劄論當世要務太皇太后聞其喪哭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遼夏者彼中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　丁卯中書舍人蘇軾爲翰林學士范百禄爲刑部侍

郎錢勰爲給事中太常少卿鮮于侁爲左諫議大夫太常少卿梁燾爲右諫議大夫右司諫蘇轍爲起居郎右正言王覿爲右司諫　十月庚子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范鎮落致仕提舉中太一宮集禧觀公事兼侍讀　十一月戊午朝請郎御史中丞劉摯爲中大夫尚書左丞中大夫尚書左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吏部侍郎兼侍講傅堯俞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壬申給事中胡宗愈爲吏部侍郎朝散郎直龍圖閣顧臨爲給事中　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爲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録院修撰　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新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范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新命也先是鎮會葬永裕

陵下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而為利乎及降詔令赴闕鎮辭及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勞鎮卒辭之朝廷起鎮蓋欲援與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作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復出也　辛巳詔戶部侍郎趙瞻往陝州夏縣臨視司馬光葬事候葬訖就墳所致祭　癸未詔免太師文彥博北使朝辭日起居十二月畢仲游等除館職見官制館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六

哲宗皇帝

用舊臣下

元祐二年三月辛巳太師文彥博表乞致仕　右僕射呂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詔不允　四月丁亥呂公著再乞罷不允詔公著勿復請且召公著入對遣使押赴都堂公著即歸私第時閤門及通進司皆被旨無得受呂公著等章奏乃具中書省以聞於是遣內侍陳衍諭旨押赴都堂公著復位　己丑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可自今後每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以彥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　甲午宰臣呂公著等以時雨

不繼詔書責躬乞賜降黜詔不允　五月劉摯等遷官詳見張舜民罷言職　六月戊申朝奉郎太常博士丁隲為右正言隲自行新法不肯為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其得太常博士因王覿薦也　朝奉郎充集賢校理趙挺之承議郎方蒙宣教郎宗正寺丞趙岍並為監察御史　七月丁巳通直郎姚勔落致仕為中正寺丞勔山陰人嘗為龍遊縣令母老思歸就侍養居二年遂致仕於是復起　辛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丁丑端明殿學士光祿大夫提舉崇福宮范鎮乞致仕詔遷銀青光祿大夫仍前職致仕

舊録云是時凡得罪先朝者悉相校以起羣奸引鎮以

助巳鎮力辭卒不起士論嘉之新録辨曰元祐之政起老成以自輔而鎮以癃老力辭非緣議事不合也史臣之言如此寔爲厚誣今刪去鎮所以卒不起已具元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提舉崇福宫時新録要亦未考

八月辛丑吏部尚書蘇頌翰林學士蘇軾兼侍讀兵部侍郎趙彦若充實録院修撰校書郎李德芻爲集賢校理

癸卯承議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爲禮部員外郎朝奉郎集賢校理孔平仲爲太常博士　癸卯詔賜文彦博呂公著曰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耋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疾自力對於延英詔使無拜令吾

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方資其蓍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圖有爲之報畧無益之儀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丙午翰林學士蘇軾言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耋老無下拜者無拜於堂下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輿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令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有司

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不若允其所請若聖
恩憂憫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
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從之　丁未文彥博
上章辭不拜恩命詔曰朕優禮師傅建德齒之尊以坐拜
爲可略古之道也卿尊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爲未安
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循所陳不忘
嘉歎所請宜允　九月辛亥詔呂公著今後入朝或有失
儀無得彈奏　丁巳詔文彥博告老章奏有司勿受　癸
卯尚書左丞劉摯言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
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曾早蒙陛
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横作罷職補外各

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言守正不撓在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固陛下素所獎愛必有弃捐然臣私憂過計恐其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不避僭越輒効一言伏願聖慈深賜省察特加睿斷召此數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姦黨幸甚　甲辰左司員外郎朱光庭爲太常少卿右司郎中韓宗道爲太府卿承議郎直龍圖閣張汝賢爲左司郎中前華州司户參軍廖正一爲正字　十一月丁卯冬至詔賜御宴於呂公著私第初有司以故事賜冬至節會既辭免矣至是以嘉雪應期朝廷無事中旨特令公著與輔臣近侍宴樂其日又賜教坊樂七十人又遣中使賜上樽酒及禁中果實縷金花皆瓌奇珍異十倍嘗宴

又遣近侍賜香藥以御飲器勸在席酒甚苦惟於公著頗
寬又出御前錢賜教坊樂人百緡開封衙前樂人五十緡
及管句使臣四十緡至晡賜椽燭二十束且傳宣云繼燭
坐皆異恩也　甲戌中書舍人蘇轍爲戶部侍郎天章閣
待制顧臨爲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爲中書舍人
十二月庚辰承議郎殿中侍御史豐稷爲右司諫朝奉郎
楊康國爲監察御史　朝議大夫李杲卿爲太府少卿
三年二月甲申尚書右僕射呂公著等言去冬積雪甚於
常歲今春以來沈陰不解跨時越月民被其災望賜罷黜
以答天變詔不允　乙未朝散郎右正言丁隲爲左正言
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爲右正言司馬光旣歿太皇太后問

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朝散大夫王子韶爲衛尉少卿奉議郎秘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劉唐老爲太常博士

四月戊寅詔勿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告老章奏以屢請故也　辛巳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爲司空平章軍國事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　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爲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范純仁爲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壬午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孫固守門下侍郎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劉摯守中書侍郎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王存守尚書左丞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爲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試御史中丞胡宗愈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試戶部侍郎趙瞻爲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吏部侍郎兼侍講孫覺爲御史中丞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趙卨爲樞密直學士　甲申右司諫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情惟胡宗愈未允耳　丙戌詔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遇後殿垂簾同三省進呈六參日仍起居奏事自兩宮同聽政常以雙日於延和殿垂簾故詔公著二日一入朝然皇帝乃五日一御前殿視朝皆雙日也於是公著復請六參日仍起居奏事庶得瞻望皇帝清光詔從之　戊子

朝請大夫太府卿韓宗道爲權戶部侍郎朝散大夫起居郎權樞密都承旨公事劉奉世爲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起居舍人彭汝礪爲中書舍人右司郎中王涉臣爲起居郎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爲起居舍人　庚寅右正言丁騭爲禮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趙屼爲都官員外郎以隙與胡宗愈屼與孫固親嫌故也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免冊禮令學士院降詔從之舊制將相皆以階官守三師或三公元豐改官制文彥博嘗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王安石以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元祐初彥博罷節度使入爲平章軍國事即去守及公著爲司空學士院草制誤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貼麻改正　戊戌朝請大夫集賢

校理諸王府翊善王汾爲左中散大夫直秘閣　庚子龍圖閣待制傅堯俞爲吏部侍郎承議郎侍御史王覿爲右諫議大夫朝奉大夫右司郎中盛陶爲侍御史朝奉郎秘書丞集賢校理孔平仲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詔呂公著俸賜依宰相例　五月丙午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目當關呂公著者定爲令初以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及公著平章事去重字前所未有也

此據公著家傳修入按呂大防奏藁元作軍國重事卻抹去重事不知何故其後亦因此致人言當考

丙辰詔以元豐北庫爲司空呂公著廨宇　朝奉郎考功員外郎歐陽棐爲集賢校理　七月丙午衛尉少卿直龍

圖閣文及甫爲光祿少卿　己酉故大理寺丞王安國特
追授宣德郎仍復秘閣校理　丙辰右中散大夫直秘閣
諸王府翊善王汾爲秘書少監朝奉郎集賢校理杜常爲
左司郎中國子司業成僑爲揚王府侍講　朝請大夫直
集賢院諸王府侍講鄭穆爲揚王府翊善　丙寅承議郎
翟思爲殿中侍御史從翰林學士蘇軾許將給事中顧臨
趙君錫中書舍人曾肇劉攽彭汝礪所舉也　八月戊寅
朝奉郎集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歐陽棐爲職方員外郎
以劉安世等言也　丁酉承議郎直集賢院知齊州王巖
叟爲起居舍人　九月戊申朝奉郎監察御史楊康國權
發遣開封府推官　詔無得受文彥博告老章奏　乙卯

給事中顏臨爲刑部侍郎　已未戶部尚書李常爲御史
中丞御史中丞孫覺爲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
講覺引疾求罷故有是命
劉安世言去年五月中臺臣劾胡宗愈未蒙施行孫覺
楊康國相繼解職而去當考安世言在四年三月初七
日
辛酉知定州樞密直學士韓宗彦爲戶部尚書　朝奉大
夫直龍圖閣太府卿葉均爲秘書監　癸亥承議郎校書
郎孔武仲充集賢校理　辛未詔文彦博章奏非陳乞許
受進　十月丙子御史中丞李常充龍圖閣直學士刑部
侍郎顏臨充天章閣待制　庚寅朝請大夫陜西路轉運

副使滁路爲考功郎中　戊戌秘書少監王汾爲太常少卿王欽臣爲秘書少監前太僕少卿直龍圖閣高遵惠復爲太僕少卿　十二月辛卯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劉攽爲中大夫守中書舍人　閏十二月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卒　乙未詔故端明殿學士范鎮本家不曾陳乞生前致仕恩例遺表外特與恩澤一名詔太師文彥博男保雍丁母憂每遇入許令孫男扶掖　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輟視朝三日乘輿臨奠成服苑中勅有司治葬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暴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

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
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
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
毅然不可回奪也　己酉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知梁潞
州梁燾爲左諫議大夫　癸丑左中散大夫太常少卿直
秘閣王汾爲直龍圖閣知明州　朝散大夫衛尉少卿王
子韶爲太常少卿　三月己卯尚書右丞胡宗愈爲資政
殿學士知陳州
劉安世言行録云安世申三省凡二十次論胡宗愈乞
請章疏付外翌旦三省奏事罷執政皆退簾中有語云
右丞且住劉某有章疏言右丞知否宗愈對不知言臣

何事宣仁曰章疏更不降出右丞宜自爲去就遂罷政

此事當考

丁亥翰林學士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軾請也

巳丑承議郎著作佐郎范祖禹爲中書舍人仍賜金紫

乙未朝請郎禮部員外郎吳安詩爲右司諫朝散郎權發

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賈易爲禮部員外郎　五月辛未

著作佐郎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依前兼侍講充實録院

修撰賜三品服　癸酉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李常爲

兵部尚書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傅堯俞爲御史中丞

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爲太常少卿朝散大夫太常少卿

朱光庭爲侍御史中書舍人曾肇爲給事中　乙亥朝議

大夫起居郎充秘閣校理鄭雍爲中書舍人　朝散郎充崇政殿說書顏復爲起居舍人壽復爲起居郎　丁亥龍圖閣直學士李常罷新除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坐不言蔡確也中書舍人彭汝礪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營救蔡確也　中書舍人曾肇爲寶文閣待制知穎州辭給事中請補外也　朝散郎集賢校理權發遣穎州韓川爲太常少卿　辛卯朝散大夫衛尉卿王子韶權知滄州　朝奉郎金部員外郎孫升爲殿中侍御史　丁酉吏部尚書蘇頌爲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學士許將兼吏部尚書　朝奉郎新除禮部員外郎賈易爲殿中侍御史　七月甲戌右諫議大夫范祖禹爲中書舍人兼侍講　丙子天章閣侍

制樞密都承旨劉奉世爲戶部侍郎光祿卿直龍圖閣范育爲樞密都承旨　辛巳右司郎中林旦爲秘書少監吏部郎中晁端彥爲左司郎中承議郎直秘閣提點秦鳳路刑獄張舜民爲考功員外郎中散大夫集賢校理蔡河撥運王哲爲直秘閣提舉崇福宮　庚寅權吏部侍郎王巖叟爲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甲午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行著作郎黃庭堅爲集賢校理　八月壬寅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孺爲戶部尚書刑部侍郎天章閣待制顧臨權知開封府給事中趙君錫爲刑部侍郎　癸丑詔徐王府侍講黃景爲秘閣校理以翰林學士承旨蘇頌中書舍人鄭雍薦其行義故也　十月丁酉詔無得

受文彥博乞致仕章　己亥國子祭酒直集賢院兼徐王府翊善鄭穆試給事中侍御史朱光庭爲右諫議大夫仍並賜金紫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讀傅堯俞爲吏部尚書兼侍讀　左諫議大夫梁燾爲御史中丞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范祖禹爲給事中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宣德郎劉安世還通直郎爲左諫議大夫仍賜緋　右司諫吳安詩爲直集賢院兼侍講　甲辰中書舍人起居郎兼侍講顏復爲中書舍人　十一月癸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爲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爲守門下侍郎朝請大夫試吏部尚書傅堯俞爲中大夫守中書侍郎　五年正月初文彥博起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是年九月劉摯王巖叟再上疏論韓琦定策功明年二月韓宗彥復上疏旣批出付外踰三年莫有言者及賈易爲殿中侍御史乃上疏申言韓琦定策之功庚寅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宣諭曰韓琦定策功甚詳悉在仁宗朝無敢言此事者惟韓琦一人言之劉摯因請檢摯與王巖叟二疏悉付實錄院從之

或曰易等爲此二傅會忠彥也彥博於是不安於位尋罷去云

甲午給事中兼侍讀范祖禹言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彥博求退降詔候至中春擬從所欲者彥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惟是得解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以

其累請而從之爲彦博身計則可謂美矣若爲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彦博爲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宗時平貝川之亂名聞四裔英宗神宗時爲樞密爲相八九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蓋藉其威名宿望以爲朝廷之重也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彦博雖老精力尚強卧置京師足以爲重外則西北二邊必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爲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今舊老惟彦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前輩矣陛下若欲彦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重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責老貪

賢之美足以繫屬天下之心所得實多　二月庚戌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國公文彥博爲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彥博自言嘉祐年封潞國公經今三十餘年爲是鄉國乞不改封從之尋詔麻制內特不用守字以彥博嘗正任太師也　壬子太師文彥博乞免册禮詔允所請　壬戌太師文彥博乞免兩鎮節度使祇帶河東一鎮致仕從之　甲子詔即玉津園宴餞太師文彥博宰臣呂大防主之　三省樞密院暨侍從官赴

三月壬申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侍讀蘇頌爲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　己卯禮部侍郎范百祿兼侍讀　兵

部侍郎趙彥若爲禮部侍郎禮部侍郎陸佃加龍圖閣待制爲吏部侍郎　光祿卿范純禮擢兵部侍郎陸佃尋復故純禮改刑部國子司業豐稷爲起居舍人　己丑詔文彥博致仕恩澤依條外特與一名　辛卯新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楊畏爲監察御史　四月戊申太師文彥博言蒙聖恩候臣出門日於瓊林苑賜餞送御筵緣前日孫固赴昔臣與固同在三省供職義均休戚乞罷詔至日三省樞密院官于瓊林苑會餞送更不用樂　五月辛巳直龍圖閣樞密都承旨韓川爲中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王巖叟爲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丙戌秘閣校理張舜民爲殿中侍御史工部員外郎楊康國爲監察御史監察御

史楊畏爲工部員外郎　庚寅御史中丞梁燾權戶部尚
書左諫議大夫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安世皆以乞罷鄧
温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也　壬辰翰林學士蘇轍
爲龍圖直學士御史中丞　禮部侍郎兼侍讀范百祿爲
翰林學士給事中鄭穆爲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　右諫
議大夫朱光庭爲給事中　太常博士秘閣校理劉唐老
爲右正言　六月乙酉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曾孝寬爲
吏部尚書知成都府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爲戶部侍郎
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爲左司諫　明州定海縣主
簿秦觀充秘書省校對黃本　辛丑禮部侍郎陸佃權禮
部尚書兵部侍郎趙彥若權兵部尚書　乙卯監察御史

楊康國為殿中侍御史以張舜民辭免也　祕閣校理張舜民為金部員外郎　正字張耒為著作佐郎已下見調停

六年七月癸亥三省言張方平元係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元豐官制行罷宣徽使元祐二年復置恩數儀品如舊詔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依前太子太保充宣徽南院使致仕　十二月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卒　七年三月辛丑知潁昌府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太子少傅致仕從其請也　紹聖四年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彥博卒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七

哲宗皇帝

逐小人上

元豐八年五月戊午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殿中侍御史黄降言縝不堪大用乞罷之不報通議大夫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十月丁亥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衆所共憤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二省無所預於密院而惇不循所守越職肆言乃敢如

此況陛下所除數人皆是天下公議從來願得以爲諫官御史之人惇爲大臣既不薦賢以助國見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乞行顯黜以嚴臣職以重主威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之際殊不盡恭靈駕發引在道確爲大禮使當與扈從臣寮先後徐行常以妥安神靈爲慮而確不務此每靈駕行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而靈駕一行在後略不顧省爲臣不恭莫甚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

此據新傳附見當求章惇事編入

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

功韓縝懷不平及確爲山陵使縝乃於簾前具呈確等奸狀由是東朝與外朝備知之及確使還欲以屬官高遵惠爲待制張璪爲郎官韓宗文爲館職太皇太后以問縝縝曰遵惠太皇太后族人璪中書侍郎璪之弟宗文臣之姪賞擢非次傳聞中外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然遵惠等卒用故事推恩

此據韓縝新傳不知得之何書邵伯溫辨誣云縝素不平蔡確章惇用邢恕奸謀誣罔太母遂簾前具呈之太皇太后與外庭方知其詳新傳或據此也確初爲山陵使劉摯劾其不恭第一章也山陵畢事確還朝不退言者踵至蓋十一月間其發端則自摯始外庭既知確邪

謀而不敢正言之不知何故確先罷縝尚少留當緣發
確等奸狀故東朝以爲忠耳更須考詳之

十一月丁巳侍御史劉摯言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狂橫輕肆作俳諧之語以陵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語播於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爲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未盡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政府而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恩宥臣以謂大臣不顧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臣竊聞昨來執政大臣初議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日門下侍郎章惇嘗對衆肆言曰待與

些禮數臣子罰之無貴賤無賢愚莫不變顏失聲一意共
怒臣請以大不恭論乞付有司治正悖罪　十二月丙寅
侍御史劉摯言宰臣蔡確驕慢臣曾具彈奏自後不聞施
行臣未敢再有申列者以爲蔡確奉使回必須引咎自劾
闔門待罪既而還朝晏無忌憚安倨自處以爲當然伏望
聖慈深以天下爲意無或容養奸惡早賜睿斷罷確政事
以明國憲以安中外　辛未侍御史劉摯等言臣近言蔡
確既爲山陵使回自合依故事堅請去位不當貪權顧寵
不恤公議傲然安處無廉恥之節敗陛下風俗壞陛下典
章伏望陛下出臣前後章疏付三省施行早罷確政柄使
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不沮公議不容姦臣敗風俗壞典

章而扶持天下之名節以勵事君者則臣等雖死無恨

侍御史劉摯言臣近再具狀論蔡確違勅廢禮驕慢不恭無大臣進退之節乞賜聖斷罷其職位未蒙施行確之囘自裕陵即使其門下之人揚言於衆曰確有定策功嗣皇之所倚賴不可一日去上左右恭惟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祖宗之所傳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眷命而四海之所以歸戴也確等輩奉承詔命而已何策之定哉昨者確等覃恩轉官學士草制獨於確詞中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今乃誇衆以自名貪冒欺罔謂今日天下必待己而後安輕視朝廷無辭避去位之意罪莫大焉伏望聖慈深察早賜睿斷罷確職任以

慰安中外　十二月丙子侍御史劉摯言臣近者累具封章論奏宰相蔡確乞行罷黜未蒙指揮施行須至再陳列臣今且舉大者一事試言之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來中書門下省同共進擬所以合用衆論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後其事盡歸中書是時蔡確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偏重進退人物隨意在手門下尚書省省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但以確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之日御史臺禮部閤門同定垂簾儀制其時衆論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事正其事者或恐忤確之意乃言官制不可輒改遂且如故無何適會王珪薨謝執

政遂還確以左僕射進兼門下侍郎以謂去中書之任則無差除之權不便也即時陰令御史中丞王履上言以爲請朝廷從之於是差除方歸三省合班取旨矣三省合班取旨差除誠是也乃所謂公道也乃所謂善政也然以確在中書貪權之故朝廷之公道善政不得行者凡三年設使王珪不死確不還門下則此事未必容改非止三年而已也明附確者亦未必肯以爲言也上下之情以利相視以私自成至於如此無以達於聖聽豈不可爲嘆息也哉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右正言朱光庭奏疏臣伏見自冬涉春時雪未降倘歲一不稔則民將何賴當睿明之在御方責任於輔臣若不判白忠邪何以召迎和氣竊以蔡確

之不恭章惇之不忠韓縝之不恥見於行事已極著明豈
可尚容居位以累聖政臣雖已曾兩具論奏至今未見施
行伏望陛下上觀天意下察人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
然天人協順善祥來格豐年之應固未爲晚欲乞檢會臣
前奏早賜睿斷施行　庚戌御史大夫劉摯言臣近具狀
乞罷宰相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
佞爲職今宰臣姦險有犯公義臣若失職誰敢言者確之
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勑命不赴神宗發引内宿爲大
不恭其當去者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歷代及國朝故事而
畧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
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

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遷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攬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承勘兩次皆滅裂平治其事故令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寮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耻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以消磨同列牽制善政內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去年十月至今並愆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寔由確姦邪所召況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寬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偽變更祖宗政令

誅求民財確任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
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
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
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歸曲先帝是可謂
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
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
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璪韓宗文乞從優恩上
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陛下至今照其狡計而議遂
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
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
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為念

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論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辛亥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不恭而心私章惇不忠而邪説韓縝不恥而冒寵是皆不足當大任臣已累奏而備論之願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今夫内有青苗免役茶鹽等害未盡更張外有邊防疆場之事未經處置以臣觀之是皆枝葉之害未足爲憂惟其姦邪未去實根本之大患若根本之患除則枝葉之害何患不去哉　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臣近以大旱上章乞早去大姦以答天戒指言蔡確章惇相爲朋比以蔽天聰㕓下罔上不忠之迹著於兩朝乞出臣前後章疏集百官於朝會議以決是非今復累日未蒙施行伏緣朝廷

之上忠邪並立内外人情不安臣以言爲官備耳目之任義難茍止確之罪惡前後論列已詳今再論安危所係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於是天下之人無遠無近莫不歡欣厭服以望蘇息然光以至誠直道獨行孤立所恃者惟聖明特達之知而廟堂同列畧無誠心助光爲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恥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而利於己也上則陛下雖有仁恵之政爲確等所艱難而不得純被於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爲確等勝制而不得自竭於君則確與惇之爲今日害豈不大哉臣不知陛下何惜一言不去天下之大害也

戊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見兩漢大災異罷免宰

相者以其責在燮理之地太宗朝李昉以霖霪百餘日陰陽乖戾罷仁宗朝王曾以昭應宮災罷梁適以苛慝並作變異重仍罷水旱過常為大災變為宰相者當任其責宰相不以為任則誰當任之今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親政以來陰陽未和旱氣太甚經冬無雪春又無雨彌數千里粟麥失種此其為憂不一日二日而已也將恐編戶之食盜賊羣起良民受害浸為遠近之憂皇帝陛下親出祈禱憂勤切至徧走羣望未嘗一日而忘其憂而蔡確韓縝視之晏然自處若其事非已憂者但臣以為此非大臣之道也伏乞依兩漢故事循祖宗舊例各賜罷黜以警百官　二月丙寅侍御史劉摯奏大姦大猾持權當路譬如

毒蛇螫手壯士必斷其腕蓋所去者小而所全者大也今確與惇矜功肆惡而陛下恐傷前日受遺之小恩而容之使爲後日國家之大患則無乃異於壯士之取舍乎　辛未左正言朱光庭奏夫以道事君者大臣之事也難進易退者大臣之節也若蔡確之進本以滋章獄事章惇之進本以安興邊事韓縝之進本以傳會地界是豈以道事君之義哉今日確以故事當去而不去懷私自營靦然安處惇之肆爲邪說復懷覬望以固寵祿縝之冒處大任內有賢兄不爲引避顧豈有難進易退之節乎況司馬光之賢已爲陛下信任范純仁韓維今進在講筵是二三臣之賢者有志於皐夔周召事業願陛下進此三人以代蔡確章惇

韓縝之任其張璪以下皆持祿備位之臣固不足以當也

甲戌侍御史劉摯言今天下之懷私託此二人爲之魁主天下之抱忠守義者畏此二人不敢自効今陛下能濬發剛斷罷確與惇則善人安小人化凡天下之奉承詔令更張政事者莫不專志盡慮無復疑畏朝廷之福萬世之利在此一舉臣所以區區冒犯威聽而不能已也 丁丑左正言朱光庭奏如蔡確章惇韓縝者其心私徇安有經邦之道其迹回邪安有表世之德其蘊蓄空疎安有推行仁義之政觀望逢迎安有恥君不如堯舜之志因循苟且安有憂民若保赤子之口 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臣累章論列蔡確章惇姦邪攬險不可久持大柄親近陛下恐日

月浸淫惑亂聖德辨之愈難去益不易今天下之人皆言
蔡確章惇天性姦邪無由變改恐於陛下不覺不疑之間
潛行私意陰作身謀或欺罔聖聽或詭隨睿旨或沮格公
議或傾陷善類千機萬巧陛下如何可防諫官御史如何
盡知雖或知之幾人敢言此姦邪之所以不懼也　甲申
蔡確言已再具表辭位準朝旨令臣管勾門下省臣見候
解罷欲望差確官管勾詔差尚書左丞呂公著御史中丞
劉摯言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
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誦者確
皆鋪列條敘以為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笑夫收拔耆艾
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確

乃以爲己之所引罷去有司漁利剥下苛細之法而黜逐汙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彼又以爲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場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寬先朝之政包異同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認之掠爲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至於如此不謂之大姦大邪則可乎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三省議確之惡重刑竄逐以正典憲使天下爲人臣者知事君之道

左諫議大夫孫覺言臣竊見左僕射蔡確右僕射韓縝兩人皆非以德進者

也或以典治獄事或以分畫邊界而至執政臣不敢論其小節細事以瀆天聽直以其進身本末爲陛下一一言之可以知曲折矣蔡確按潞川獄知制誥判司農寺熊本奪職領宮觀確即遷知制誥判司農寺按御史中丞鄧溫伯治相州獄溫伯罷知撫州確即遷御史中丞按參知政事元絳太學獄絳罷知潁州確即遷參知政事此三獄者士大夫多以爲寃確皆扺其頰拉其背而奪之位未幾先朝更定官制確即爲左僕射所謂大臣以道事君難進而易退者其若是乎韓縝不學無術士大夫不以輔相期之先朝嘗以北邊爭地事付之衆謂縝必辱命已而無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邊邊人怨之切骨以爲奪我祖父

之地棄之冠敵非獨惜其地也又歸怨於朝廷敵人得地
之後日益桀驁今縝爲右僕射臣見邊使來朝問知其官
名相顧微笑意以爲中國無人乃使是人爲相也蓋有輕
中國之心每執驕慢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災
異之故罷免確縝別選有德有言衆所畏服者使鎮其大
位外足以鎮撫四裔内足以悚動天下以懷徠桀傲不軌
之人不勝幸甚　覺又言臣聞蔡確已遷出東位上章求
見傳報表章方更自陳功勞頗更矜伐大抵欲自明有功
無罪以言攻之者爲非也確雖避求去陛下未賜詔可確
更遲遲有欲留之心伏願早賜罷免如韓縝非才士論所
駭臺諫雖聞有所彈擊縝方晏然自居未有引去之意伏

願以臺諫臣寮所上章疏悉以示縝并令罷去如此則確雖去位不敢更懷怏怏不平之心伏望聖慈早賜睿斷

丙戌左司諫蘇轍言謹按左僕射蔡確憸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踈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右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為莫如蔡確韓縝者也所有確縝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屬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為至艱至危之時早賜罷免確縝

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君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臥天下無事矣　閏二月己丑右司諫蘇轍言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悌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爲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自供職以來累具章疏言退三姦進三賢乞陛下早行睿斷以幸天下今日蔡確請去是天欲去一姦臣矣願陛下因其自請去之勿疑臣已兩進愚忠願陛下留神果斷以順天意外有章惇姦臣

尚安厥位亦願陛下早行屏去又言韓縝素無行義不自度德因緣闒闒遂至大用然而內有賢兄外有賢士大夫顧矜懷寵不為引避蓋只知爵祿之為榮不知名教之為貴可謂無恥之甚矣是亦固位之姦臣臣願陛下早行屏去勿使僥倖大任以遂其貪　庚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云　辛卯詔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陳州蔡確如前宰相儀　甲午右諫議大夫孫覺司諫蘇轍進對有旨候簾下內臣盡出方得敷奏覺言臣竊謂右僕射韓縝素無德望緫有愆惡百揆之任非縝所宜前後臺諫臣僚章疏

不一未聞縝有避位之心臣不勝憤懣韓縝物情不歸人望不屬言者紛紛久煩聖聽遷延不亟罷免深恐爲朝廷生事蘓轍言臣伏見陛下採聽羣臣罷左僕射蔡確中外釋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復欺而右僕射韓縝獨偃然據位畧無動意衆情疑惑臣知今日言縝異日縝必報臣然自念起於遷逐之餘誤蒙聖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負朝廷下辜公議自以爲國排姦有死無貳惟陛下裁察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孫覺爲給事中覺言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爲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

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爲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黃降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供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行遣且不敢辭後二十日詔覺復爲諫議大夫覺又言今左相之位以司馬光論者以爲得矣韓縝尚爲右丞相則賢不肖混淆賢才雜處所謂冰炭同器也伏願聖慈罷縝相位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左司諫王巖叟奏臣昨爲御史日累上章言蔡確章惇姦邪險同惡相濟負先帝之恩誤天下之事不可當大任蒙陛下採納公言因確之請遂許其去制下之日天地改容人鬼

歡喜今大姦一去而一在人心猶以爲讐陛下何惜而不去之以成曠然之治耶　癸卯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立身居家有不可言之惡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向以附會王安石欺罔朝廷進不以道遂塵政路近者陛下改免役復差役人情欣快上下莫不以爲是而惇獨以爲非敢建異議以詛詆聖政非毀詔令然惇安爲之者蓋寧負朝廷不忍負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戸部尚書曾布在熙寧初王安石以親戚最先引用布爲檢正判司農寺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至於濫刑賞開僥倖排勳舊進姦訣安石一以咨布布

以爲然然後落筆遂使流毒肆惡人被其害皆安石爲之布實成之今安石已歸老田里而布猶在近侍出入省闥中外之人莫不指議考之典憲宜重加貶廢若聖慈欲全大體不欲傷包荒含垢之恩即乞止罷布戶部尚書别移一職任以允公議

右司諫蘇轍言臣近三上章乞罷右僕射韓縝至今未蒙施行竊謂縝姦邪無狀畧與蔡確等而不學無術去確遠甚又河東定地界一事獨擅其責臣聞縝定地界時多與邊人燕復商議復勸成其事舉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資寇讎復本河東兩界首人親戚多在北其心不可知而縝與狎暱畧不知愧訪聞河東當割地之時邊民數家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內徙哭聲振天今

父老痛入骨髓而汾邊險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恨縝一死爲謝猶未塞責今蔡確已罷相而縝尚未動臣愚乞下臣前後章疏令三省兩制雜議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捎正典刑以謝天下　左正言朱光庭奏所謂姦邪害正者韓縝蔡確章惇張璪其人也今陛下幸已罷蔡確職任中外人情莫不慶快然縝等猶晏然自固而不知退非徒不知而已退又爲確游揚論列欲陛下更加恩禮於此尤見其朋邪之迹也　庚戌先是監察御史孫升言近因段繼隆責官事論列知開封府蔡京持宰相同宗不奉朝廷法令任情肆己放縱姦强若不明行典憲何以風動四方伏望特出睿斷早賜罷黜以警

中外蒙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令大理寺推治繼隆責官事狀已明開封府人吏已行對定訖緣昨曾該赦決德音朝旨若令依法即是蔡京更無罷黜之理伏乞特賜檢會前奏將蔡京早賜罷黜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蔡京知府已來殊無治迹聽獄斷罪失謬極多於殺繼隆之事則親書塗抹故縱冒法責官之人於僧惠信之事則遂非妄奏曲庇重祿受賕之吏方當至公之朝宜檢舉京前後過惡重行黜降令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安撫使考之公論殊未為允伏請寢罷新命候大理結正小阿賈等公事三件了日別取朝廷指揮　右司諫蘇轍言臣近奏乞罷蔡京知開封府訪聞臺諫亦並有劾奏京因此奏乞

外任而宰相曲加庇蓋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獨以京陳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竊緣真定天下重鎮舊來多擇久歷邊任曉練軍政之人然後除授今京資任至淺才力無聞見有私徇公事未經結絕臺諫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獎助授以名藩意欲以此陵壓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復言伏乞聖明稍加詳察追罷京新命使以本官聽候大理寺斷遣以弭中外疑惑臺官所言訖不行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者累具彈奏知樞密院章惇乞行罷黜未蒙施行謹按惇佻薄險悍無士人之行其不遜無禮非獨施之於同列至簾陛之前强復慢肆舉止偃蹇專以沮壞善政更無臣子事君之節此士論人情所以憤嫉疑惑而不服

也昨者陛下裁保甲之法而惇常疑不以爲是近者陛下改正差役而惇又肆横議賴陛下深燭利害主張法意不爲邪異所動然而論說紛紛攪擾沮害黷於聽聽者已多矣伏望出臣章付外速賜睿斷罷惇使補外以全聖政以慰羣望　左正言朱光庭奏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力除姦蠹天下之人皆喜之惟章惇不喜每聞於簾前辨論惇慢無禮且辨論公正猶不可失人臣恭順之禮又況其邪說之多而敢爲惇慢邪辭縱行義不修而不能自治何以治人代天理物之任豈行義不修之人可以當之乎伏望陛下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睿斷施行　監察御史孫升言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護先王之言先朝安國而聽之然安

石天姿強愎棄衆自用趨近利無遠識非宰相器憤賢人
君子不爲己用於是拔小人之材者布於朝廷既蔽王明
且誤國事呂惠卿章惇二人皆小人之材而尤黠者也惠
卿自小官三年拔爲執政安石之德不爲淺矣一旦見利
忘義與安石爲世仇推是以觀之則其事君之節可知矣
賴先朝聖明察知其姦竟不復用不然善人君子今無噍
類矣章惇不逮惠卿而姦惡過之二人所謂材足以文其
姦而資其惡罔上殘民偷合苟容而已臣竊恐人或以惇
爲材進說以誤聖聽故陛下遲疑而不決去也伏望聖慈
早賜裁決以清朝政以慰人心則天下幸甚　辛亥詔正
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累有臣僚上言輕薄無行好爲

俳諧俚語及嘗受內臣宋用臣饋遺以其大臣彈糾章奏不欲付外又議役法明知未完俟其令行始爲沮難近者再於簾前同輔臣議政動多輕悖全無恭上之禮宜解機務可守本官知汝州言者既數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與同列於簾前爭論喧悖有口安能奉陪喫劍之語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黜之

右司諫王巖叟言蔡確章惇之大姦臣先已論之其次如韓縝之鄙俗不學張璪之陰謀不正李清臣之柔佞不立安燾之闒茸不才臣不知此四人自執政以來有益國家者何事惠及生民者何功啟沃陛下者何言天下之物望輕重陛下聰明必皆坐照不待臣言而後知伏望陛下重惜名器別圖賢才任以大柄以爲

社稷之賴以爲生靈之福　乙卯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左司諫給兼權給事中王巖叟言謹按燾姿才闒茸器識闇昧立朝以來無一長爲人所稱備位樞庭不能自立惟知倿事章惇陰助邪說以養交取容曾無建明少裨國論公議所鄙中外一辭臣當言責方以逐大姦爲先未暇及燾非敢不爲陛下言也今大姦既逐適欲論奏而燾更超用其何以慰天下之望弭諫臣之言燾之不才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冦洪樞領兵柄今邊鄙大事正賴謀謨使燾當之何以勝責　丙辰諫議大夫孫覺言韓縝不可任以爲相未蒙聖旨稍賜施行陛下即位適年自閑廢中擢司馬光以爲執政未幾用爲上相天下之人

無知愚無賢不肖莫有一人以爲不可不幸有人焉曰韓縝者與光爲左右僕射對秉國鈞同持大政光欲爲此則縝爲彼矣光欲爲一則縝爲二矣爲光者不亦難乎 三月已未王巖叟言臣封還安燾除知樞密院勅黃伏蒙御批以國家進退大臣皆須以禮況前日延和奏事已嘗面諭卿今後如是非予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書口無執所見者臣以燾爲不才不當雜羣賢並進所以上助聖明判白賢佞使在位端亮名節之人知陛下聰明旌別感激自勵是謂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況今日之事諫官御史議論如一臣之區區豈敢偏執所見伏望聖慈察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賜施行 御史中丞劉摯言宰臣韓縝才鄙

望輕不學無術多利欲而好富貴習淺陋而無廉隅前者
諂附張誠一夤緣進用備位樞庭近者以王珪死亡次第
推移遂至宰席臣伏見皇帝陛下收延衆正以紹承祖宗
之志而太皇太后陛下因革庶事以深圖社稷之安方此
之時如縝何補伏望聖慈降臣此言并臣僚論縝章疏付
之於外罷縝政事以清朝路以協師言　右諫議大夫孫
覺言謹按縝素無學術言行淺陋夤緣執政無一可道自
中春以來自知爲公議所輕揚言於人曰過寒食當乞退
罷既而又曰候神宗小祥近者但見時時挈致行李一二
於外以示欲去然終不聞有決請之意其無廉隅至於如
此乞將臣僚章疏付外正其罪罷之以允清議　辛未門

下侍郎呂公著言安燾范純仁除命雖已依中旨發下而中外紛紛皆以爲門下省失官若言者論奏不已則恐轉難處置聞燾固辭不敢受宜因其請特賜俞允則朝廷命令不至乖失其於待燾亦爲得體　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請依舊同知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　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臺諫前後十章論韓縝過惡乞行斥退皆留中不出人人惶惑不測聖意所在臣頃與孫覺上殿奏事面聞德音以爲進退大臣當存國體雖知縝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臣即奏言陛下以恩禮遇大臣雖盛德之事而臣等自有言責言苟不効義不可止臣等所論韓縝過惡必不下二三十章並乞降付

三省如臣等所言有妄即乞明正典刑如縝罪狀不誣亦乞顯行誅責使天下明知降黜事端發於臺諫蓋是公議所迫雖先朝舊臣陛下亦莫得而赦自然中外更無毫髮議論　乙酉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向來呂温卿升卿和卿以惠卿之弟蔡京蔡卞以安石之親驟遷大用多據要劇乃確惇㻴等以此報安石惠卿之恩也自確惇外補㻴等在朝與其黨與日夜冀其復用但畏陛下聖明照見情狀陰謀邪計秘未敢發指諫官論事太煩動揺人心以惑聖聽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誠特賜省覺每因執政進退之際特留宸慮深究羣情如涉傾邪毋憚斥逐以折姦謀又言昨邢恕日夜出入蔡確章惇張㻴等門下干預時政

又傳達意指與臺諫官黃履等陰相表裏口弄事權以致驟加進用趨附者盈門氣焰可畏尚賴陛下聖明照見姦邪令與外任差遣朝士聞之相慶以怨之責淺罪大出之節鎮已是寬恩執政中有素黨恕者容加營救漸乞召還以為鷹犬姦邪入朝必無安靜之理伏望留神省察　四月已丑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不出內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制辭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　乙巳林旦言前御史中丞鄧綰人質猥下天性險佞先帝聖明察見

綰之情狀正其罪而斥之今綰復待制又復龍圖閣直學士自鄧徙揚而頑然不起尚懷不足伏望特賜聖斷重行誅殛詔以綰知滁州　旦又言公議之所在者天下也道天下之公議者諫官御史也今臣舉公議而摘大姦陛下何惜一鄧綰不以慰天下之望邪借使今日盡削官職遠投荒裔固未能壓塞衆議奈何止罷揚州而已乞盡削官職置之散地終身不齒以謝天下詔綰依舊綰未去鄧州彝卒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昨日竊前奏陳爲言事官彈奏鄧綰責降臣謂鄧綰貶黜後來累經赦宥牽復至此今自鄧移揚蓋爲曾孝寬所口且非進用自此言者不須論奏朝廷亦不須再行貶責況陛下臨御以來先朝舊臣

雖有往咎皆蒙天恩含貸豈獨綰可深罪徒使人心反側不能安職無益清淨之化所繫朝廷治體不細上遣中使齎賜手詔曰覽卿所奏鄧綰事誠爲允當朝廷以向者附會搢克中最顯者已行放黜蓋當時希世茍合言利進身者甚衆朝廷若人人加責則無窮矣似非安靜之術使向來附會干涉之人日夜恐懼不能自安欲降一詔書一切視以寬恩更不行遣當各安職業改過自新欲作此意行下如何卿可更仔細相度具可否親書實封進入純仁奏曰臣伏讀詔旨欣歡感歎之不暇豈復更有愚見可助睿明便望只以此意付之詞臣更使敷衍潤色以成訓誥之美垂之萬世永爲帝範愚臣不勝幸甚　癸丑朝奉郎守

起居郎滿中行爲直龍圖閣知明州先是監察御史孫升言中行器質淺陋性識姦憸頃在先朝常自御史進擢臺端既無忠言讜論切救時病惟務從臾承意陰附掎臣如王安禮嘗上書不公宰相深銜其事中行乃力爲排詆以附其意竟坐欺罔於是中行出守　左司諫王巖叟言觀察使知潞州張誠一前爲樞密都承旨日有盜發其父墓誠一以修墓爲名謁告自往因於壙中取其父所繫黑犀排方帶以歸易襯而自腰之其與刼父墓無以異新知江寧府李定既仕官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而不認及致人言乃歸過其父而左右反覆巧爲疑辭以欺其心而背其親遂若平生無母者巖叟論誠一及定前後凡三

奏殿中侍御史呂陶中丞劉摯等相繼皆有章乞明正二人典刑乃詔開封府及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根究詣實事狀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乃就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　五月丁卯右司諫蘇轍言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依舊法人數於數目之内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壞成法乞送御史臺重行根勘即見實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七